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拍案驚奇

二
凌濛初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拍案驚奇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詩曰
嫁女須求女婿賢
貧窮富貴總由天

詳說人生一世。滄海變爲桑田。日下的貧賤。窮通都做不得准的。如今世人一肚皮勢利念頭。見一个人新中了舉人。進士。生得女兒。便有人捨來定他爲媳。生得男兒。便有人捲來許他爲婿。萬一官卑祿薄。一旦夭亡。仍舊是個窮公子。窮小姐。此時懊悔已自遲了。儘有貧苦的書生。向富貴人家求婚。便笑他陰溝

洞裡思量天鵝肉喫忽然青年高第然後大家懊悔起來不怨悵自己沒有眼晴便嗟歎女兒無福消受所以古人會擇婿的偏揀着富貴人家不肯應允却把一个如花似玉的愛女嫁與那酸黃蠻爛豆腐的秀才沒有一人不咈他呆癡道是好一塊羊肉可惜落在狗口裡了一朝天子招賢連登雲路五花誥七香車儘着他女兒受用然後服他先見之明這正是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在論女婿的賢愚不在論家勢的貧富當初常臯呂蒙正多是樣子却說春秋時鄭國有一个大夫教做徐吾犯父母已亡

第五回
妻母女
氏亦能
兩人

止有一同胞妹子那小姐年方十六生得肌如白雪臉似櫻桃鬢若堆鴉眉橫丹鳳吟得詩作得賦琴棋書画女工針指無不精通還有一件好處那一雙嬌滴滴的秋波最會相人大凡做官的與他哥哥往來他常在簾中偷看便識得那人貴賤窮通終身結果分毫沒有差錯所以一發名重當時却有大夫公孫楚聘他爲婦尚未未成婚那公孫楚有个從兄教做公孫黑官居上大夫之職聞得那小姐貌美便央人到徐家求婚徐大夫回他已受聘了公孫黑原是不良之徒便倚着勢力不管他肯與不肯備着花紅酒禮

勿勝如
不勝者

笙簫鼓樂送。上門來。徐大夫無計可施。次日備了酒。筵請他兄弟二人來聽。妹子自擇。公孫黑曉得要看女婿。便濃粧艷服而來。又自賣弄富貴。將那金銀彩段。排列一廳。公孫楚只是常服也。沒有甚禮儀。傍人觀看的都贊。那公孫黑暗。猶道一定看中他了。酒散。

二人謝別而去。小姐房中看過。便對哥哥說道。公孫黑官職又高。面貌又美。只是帶些殺氣。他年決不善終。不如嫁了公孫楚。雖然小小有些折挫。久後可以長保富貴。大夫依允。便辭了公孫黑。許了公孫楚。擇日成婚已畢。那公孫黑懷恨在心。奸謀又起。忽一日。

穿了甲冑外邊用便服遮着到公孫楚家裡來欲要殺他奪其妻子已有人通風與公孫楚知道疾忙執着長戈趕出公孫黑措手不及着了一戈負疼飛進出門便到宰相公孫儵處告訴此時大夫都聚商議此事公孫楚也來了爭辨了多時公孫儵道公孫黑要殺族弟其情未知虛實却是論官職也該讓他論長幼也該讓他公孫楚卑幼擅動戈律當遠竄當時定了罪名臾在吳國安寢公孫楚回家與徐小姐抱頭痛哭而行公孫黑得意越發耀武揚威了外人看見都懊悵徐小姐不嫁得他就是徐大夫也未免

世俗之見。小姐全然不以爲意。安心等守却說那國
有個上卿遊吉。該是公孫儵之後。輸着他爲相。公孫
黑思想奪他權位。日夜苦謀。不時就要作起反來。公
孫儵得知便疾忙乘其未發。差官數了他的罪惡。逼
他自鑑而死。這正合着徐小姐不善終的話了。那公
孫楚在吳國住了三載。教罪題朝就代了那上大夫。
職位富貴已經遂與徐小姐偕老。假如當日小姐貪
了上大夫的聲勢。嫁着公孫累。後來做了叛臣之妻。
不免守喪十年之寡。即可見目前貴賤都是論不得的。說話的。你又差了。天下好人也有窮到底的難

道一个个爲官不誠俗語道得好除得不如覘得何
如把女兒嫁了一个富翁且享此目前的快活看官
有所不知就是會擇婿的也都要根着命走一飲一
啄莫非前定却畢竟不如嫁了个讀書人到底不是
个沒望頭的如今再說一个生女的富人只爲嫡富
欺貧思負前約虧得太守廉明成其姻事後來妻貴
夫榮遂成佳話有詩一首爲証

當年紅拂困閨中 有意相隨李衛公
日後榮華誰可及 只緣雙目識英雄

話說國朝正德年間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有一秀士

姓韓名師愈表字子文父母雙亡也無兄弟只是一身他十二歲上就遊庠的養成一肚皮的學問真个是

才過子建貌賽潘安胸中博覽五車腹內廣羅千古他日必爲擎柱客目前尚作採芹人

那韓子文雖是滿腹文章却當不過家道消乏在人家處館勉強糊口所以年過二十九尚沒有親一日遇着端陽節近別了主人家回來住在家裡了數日忽然心中想道我如今也好議親事了據我胸中的學問就是富貴人家把女兒匹配也不冤屈了他却是

如今世人誰肯又想了一回道是便是這慌說難道與我一樣的儒家我也還對他的女兒不過當下開了拜匣秤出束脩銀伍錢做个封筒封了放在匣內教書僮拿了隨着信步走到王媒婆家裡來那王媒婆接着見他是个窮鬼也不十分動火他的喫過了一盞茶便開口問道秀才官人幾時回家的甚風推得到此子文道來家五日了今日到此有些事體相央便在家僮手中接過封筒雙手遞與王媒婆道薄意伏乞笑納事成再有重謝王媒婆推辭一番便接了道秀才官人敢是要說親麼子文道正是家下貧窮不

敢仰攀富戶、但得一樣儒家女兒、可備中饋、延子嗣、足矣。積下數年、束脩四五十金、聘禮也好、勉強出得乞媽媽與我訪个相應的人家。王婆曉得窮秀才說親、自然高來不成、低來不就的、却難推拒他、只得回覆道、既承官人厚惠、且請回家、待老姆子慢慢的尋覓、有了話頭、便來回報。那子文自回家去了一住數日、只見王婆走進門來、叫道、官人在家麼？子文接着問道、姻事如何？王婆道、爲着秀才官人、鞋子都走破了、方纔問得一家、乃是縣前許秀才的女兒、年紀十七歲、那秀才前年身死、娘子寡居在家裡、家事雖不

何可無
本真錄
芳之見

甚富却也過得說起秀才官人到也有些肯了只是
說道我女兒嫁個讀書人儘也使得但我們婦人家
文不曉得文字目今提學要到台州歲考待官人考
了優等就出吉帖便是子文自恃才高恩忖此事半
有八九對王婆道既如此說便待考過議親不遲當
下買幾杯白酒請了王婆自別去了子文又到館中
靜坐了一月有餘宗師起馬牌已到那宗師姓梁名
士範江西人不一日到了台州那韓子文頭上帶了
紫菜的巾身上穿了腐皮的衫腰間繫了茅芳的繩
脚下穿了木耳的靴同衆生員迎接入城行香講書

已過便張告示先考府學及天台臨海兩縣到朝子
文一舉寫完甚是得意出場來將考卷磨寫出來請
教了幾个先達幾个朋友無不嘆賞又自己玩了幾
遍拍着桌子道好文字好文字就做個案元幫補甚
不爲過何況優等又把文字來鼻頭邊聞一聞道果
然有些老婆婆却說那梁宗師是個不識文字狗人
又且極貪又且極要奉承鄉官及上司前日考過杭
嘉湖無一人不罵他的幾乎喫秀才們打了曾編者
教的口號道這前梁翰中人嫌富出賣生儒不悞主
顧又有一個對道公子喫欣欣喜悅見都人學堂

生愁慘慘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書幾諱做青幾
股道君子學道公則悅小人學道盡信書不學詩不
學禮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廢之誦其詩讀其書雖善
不尊如之何其可也那韓子文是个窮儒那有銀子
鑽刺十日後發出案來只見公子富翁都占前列了
你道那韓師愈的名字却在那里正是似玉無一豎
如川却又狠曾有一首黃鸝兒詞单道那三等的苦
處

無辱又無榮論文章是弟兄鼓聲到此如春夢高
才命窮庸才運通廩生到此便宜貢且從容一邊

站在看別个賞花紅

那韓子文考了三等氣得目睭口呆。把那梁宗師烏
龜子八的罵了一場不敢提起親事那王婆也不來
說了只得勉強自解嘆口氣道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簽落已畢只得蕭蕭條條仍舊去處館見了主人家
及學生都是面紅耳熱的自覺沒趣又過了一年有
餘正遇着正德爺爺崩了遣詔冊立興王嘉靖爺爺
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歲妙選良家子女充
實據庭那浙江紛紛的訛傳道朝廷要到浙江各處

無來往
之然到
底急不
可破時
時出一
箇何也

點綉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時間嫁女兒的討媳婦的慌慌張張不成禮體只便宜了那些賣雜貨的店家吹打的樂人服侍的喜娘擡轎的腳夫讚禮婦押送趕得那七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見十三四的男兒討着二十四五的女子一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兒粗蠢黑的面孔還恐怕認做了絕世芳資覩定房的東西還恐怕認做了含花嫩蕊自言節操凜如霜做不得二夫烈女不久形軀將就木再捲个一度春風